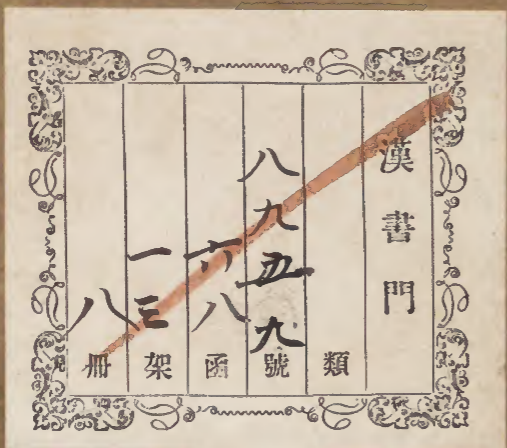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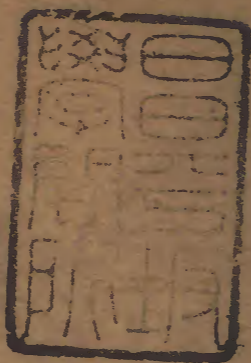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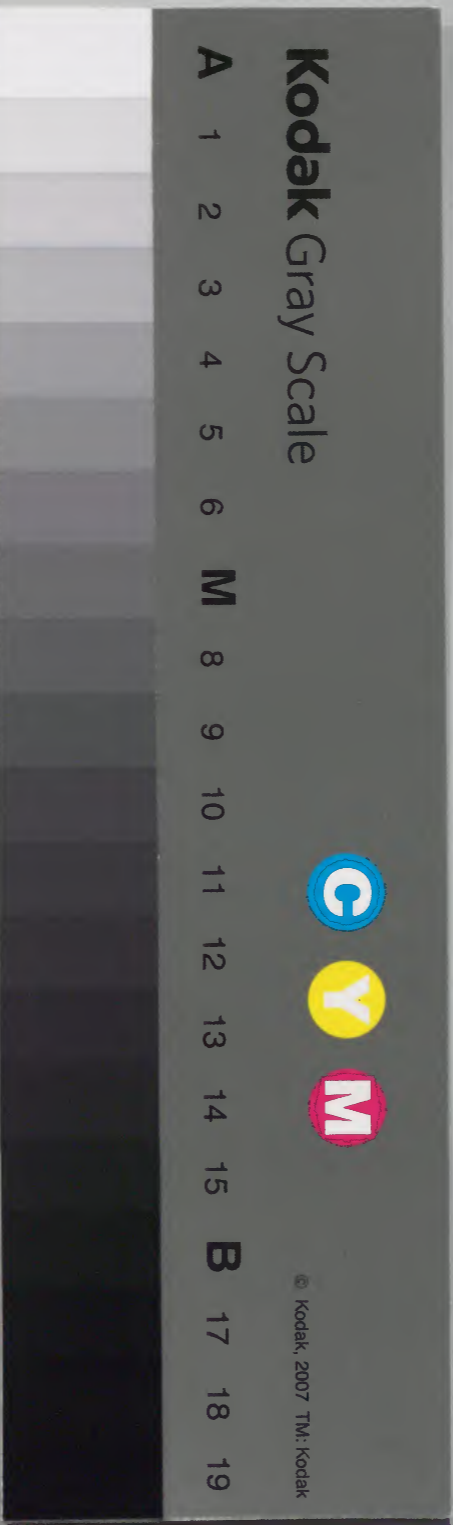
列女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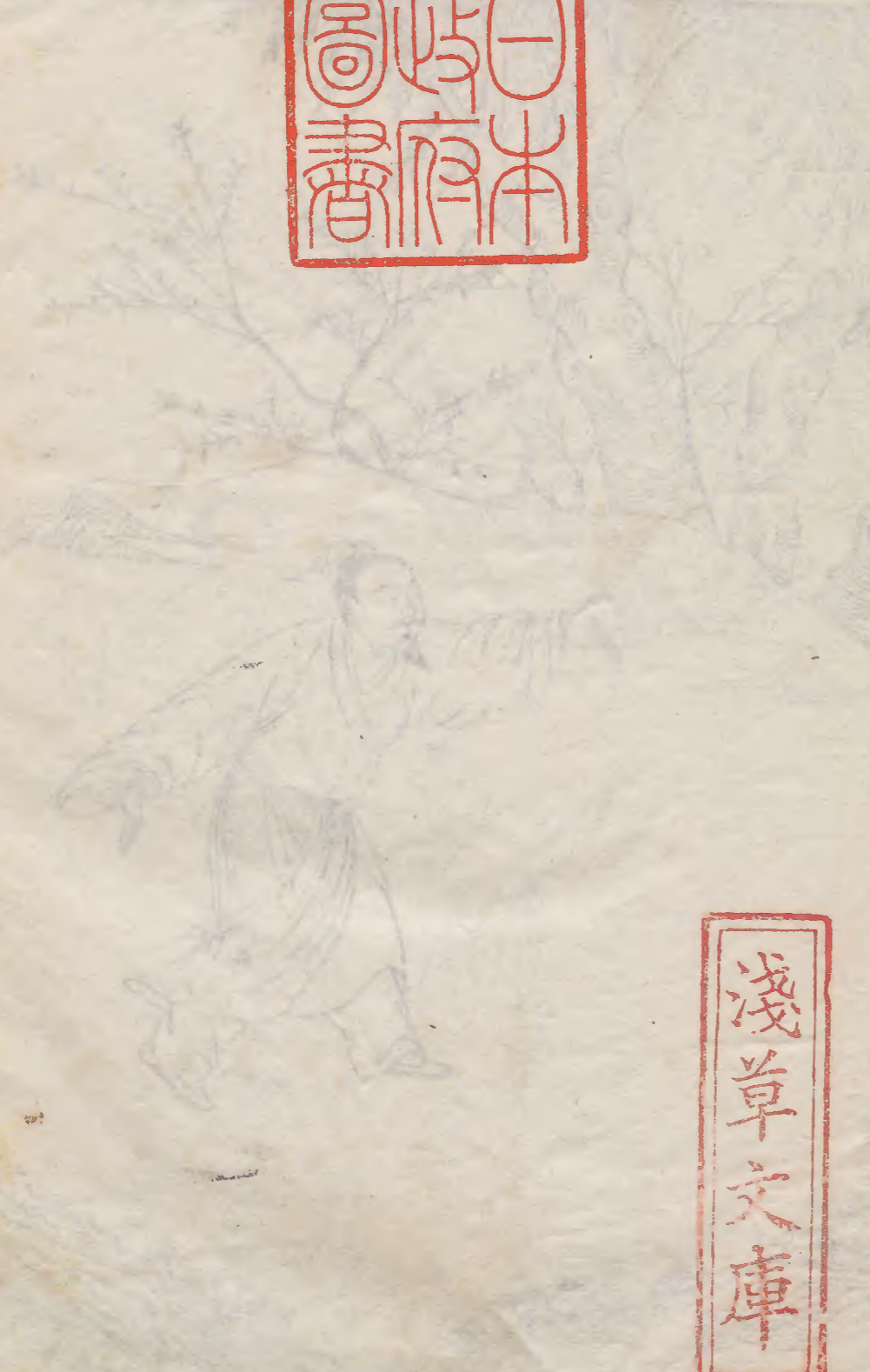
仇十洲圖

九之十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59	
冊數	8 (5)		
函號	290	67	





淺草文庫

一
優英實南繪圖



川下村

又



夕夕傳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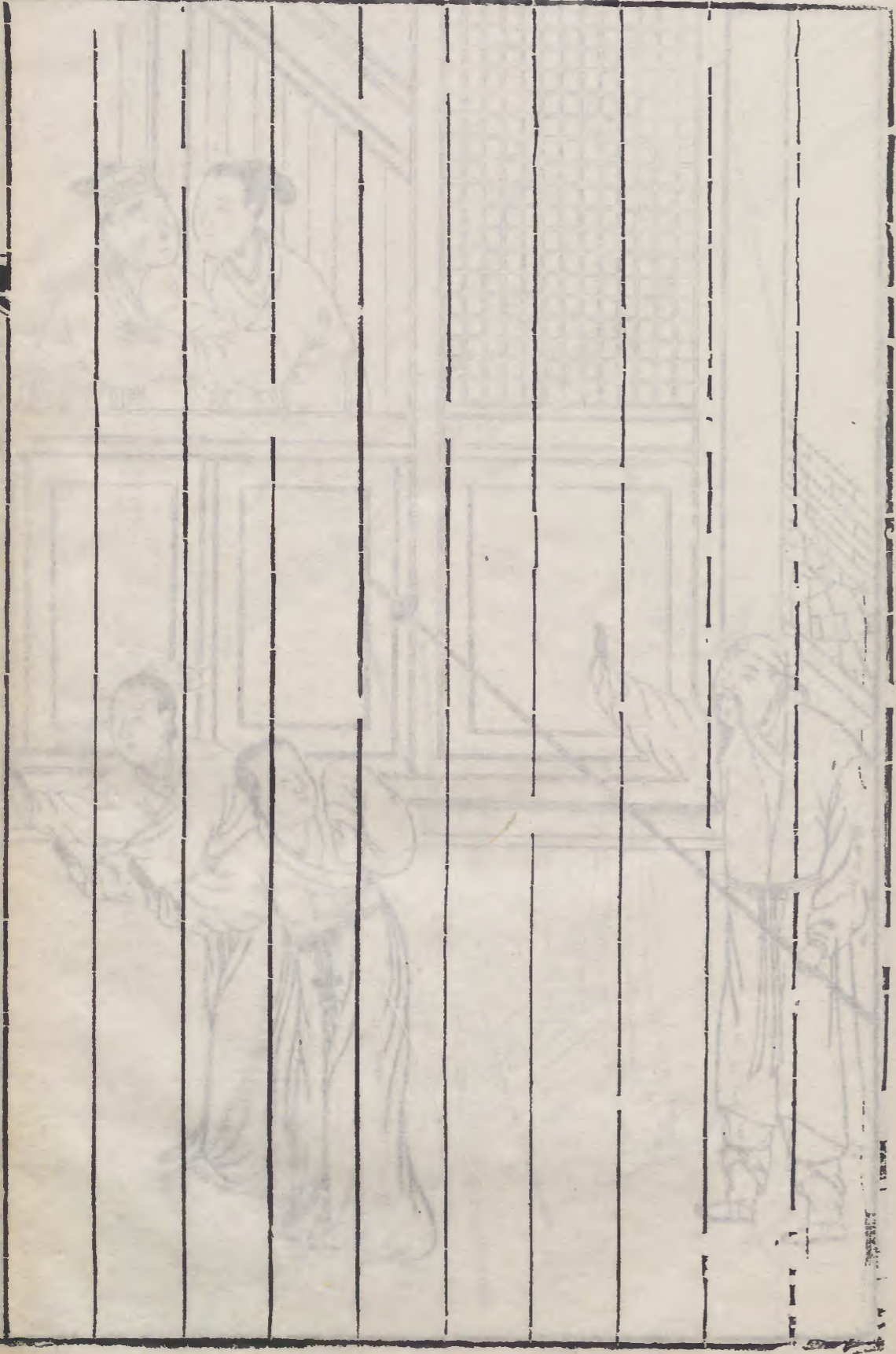
樊會仁母

樊會仁母敬氏字像子蒲州河東人也年十五適樊氏生會仁而夫喪事舅姑娣姒以謹順聞及服終母兄以其盛年將奪其志微加諷諭便悲恨嗚咽如此者數四母兄乃潛許人爲婚矯稱母病以召之凡所營具皆寄之隣里像子旣至省母無疾隣家復具肴饍像子知爲所欺佯爲不悟者其嫂復請像子沐浴像子私謂會仁曰吾不幸孀居誓與汝父同穴所以不死者徒以我母羸老汝身幼弱耳今汝舅欲奪吾志將加逼迫於汝何如會仁失聲啼泣像子撫之曰汝勿啼吾向爲不覺者

令汝舅不我爲意聞汝啼知吾覺悟必加防備則吾難爲計矣會仁便佯睡像子於是伺隙携之遁歸中路兄使追及之將逼與俱返像子誓以必死辭情甚切其兄感歎而止後會仁年十八病卒時像子母已終旣葬像子謂其所親曰吾老母不幸又夫死子亡義無久活於是號慟不食數日而死

汪 曰像子以貞順聞是宜天助其順偕老百年京昌百世以勸裨海而內宜家之風乃旣奪其夫復奪其子始得以完節付之而令名千禩遂不克更爲其家計也抑亦其數之奇適會其家之窮歟彼獲同

穴心宜甘之乃兄若母徒憐其孀居之苦而不思成其節烈之名亦異乎君子之所以愛人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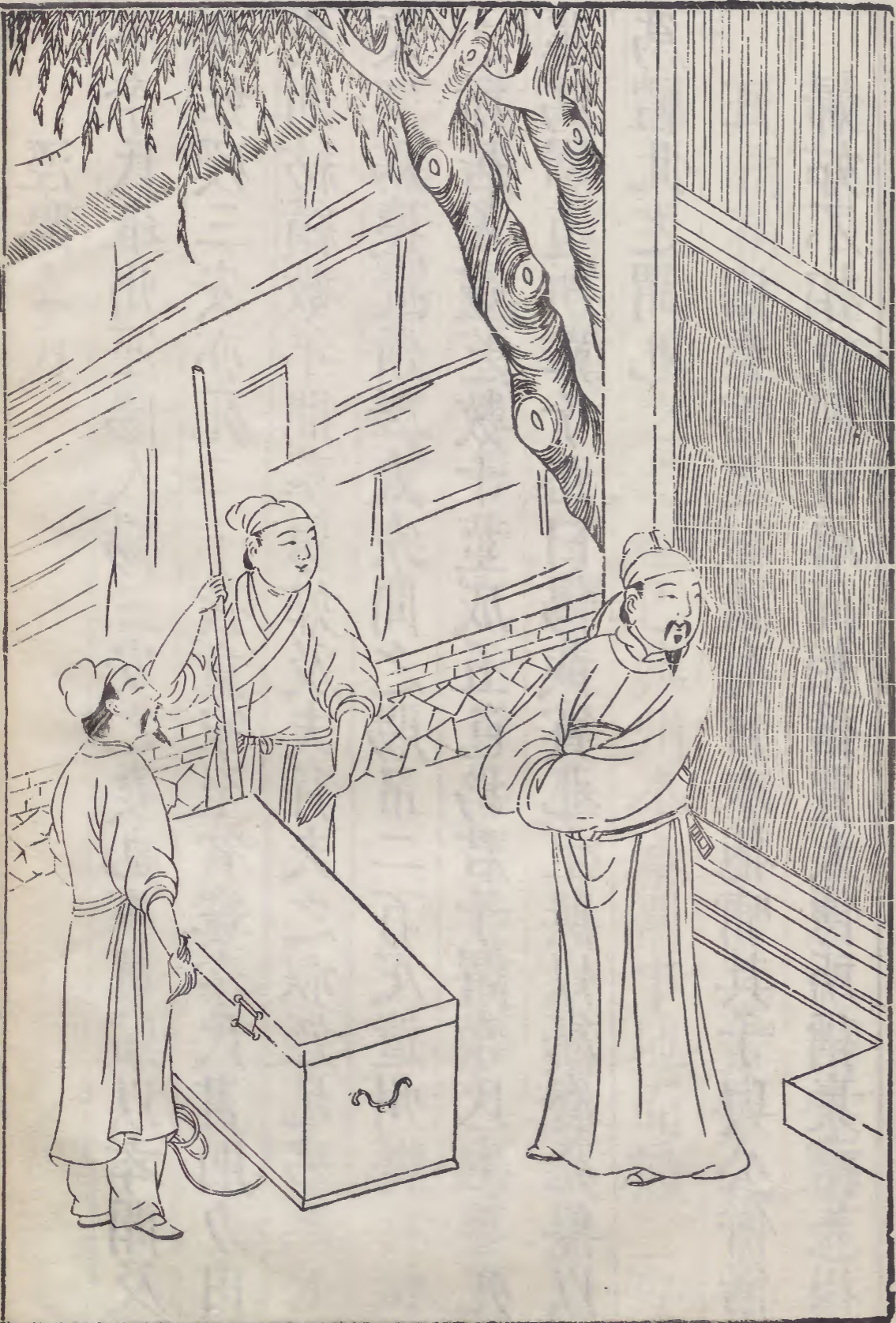
門



列女傳卷九

鄭義宗妻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孝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惧盧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君子謂盧氏甚得婦道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涇陽李氏

唐李氏雍州涇陽人楊三安之妻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歿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氏晝則力田夜則紡績數年間葬舅姑及夫并夫之叔姪兄弟凡七喪深爲遠近所嗟太宗聞之賜帛二百疋遣州縣存恤之所居產靈芝數十莖成五色焉君子謂李氏生事死葬爲婦道所難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此之謂也

汪 曰秦俗之敝蓋有自來抱哺其子與公併偃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賈太傅所稱棄禮義捐

廉恥日甚者也乃咸陽長安自漢唐世爲帝王之宅民稍稍就上準繩孝婦貞女亦多有之輦轂之下宜易於近天子之光也已雍州本秦關中地而楊三安之妻以孝聞所云守禮義存廉恥莫如斯婦力作勤績撫孤葬喪有男子之所難能者其致君之賜召天之瑞非偶然之故矣



狄梁公姊

唐狄梁公姊者梁公名仁傑之姊也武后廢中宗而自立改唐為周狄仁傑為之相嘗過其姊家姊寡居而老且貧為設濁酒麥飯其子自外歸以一兔肩供仁傑仁傑曰姊老矣而仁傑幸居相位奈何不及母在而使之仕其姊曰吾有一子不欲其事女主也仁傑慙而退君子謂狄公之姊安貧而不慕榮利論語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汪 曰偽周武氏以翬翟即真敢行穢亂蓮花在寢如意紀元廬陵之轍弗還而椒闈瑣闥之間咸惟

盟之所欲為矣季鷹當此必起蓴鱸之思淵明值茲宜興菊松之想乃梁公獨受師德之薦入相不辭雖恃其終反周為唐而諄切乎母子姑姪之談懇勤乎鐘鳴漏盡之譬不已勞乎視彼姊子待兔田園濁酒麥飯亦足為歡何必耽榮希寵頰仰磬折於女天子之前乃自為愉快也其姊恬靜有隱君子之風向令其慈子嗜利衛霍之事可期然而弗屑就已



樊彥琛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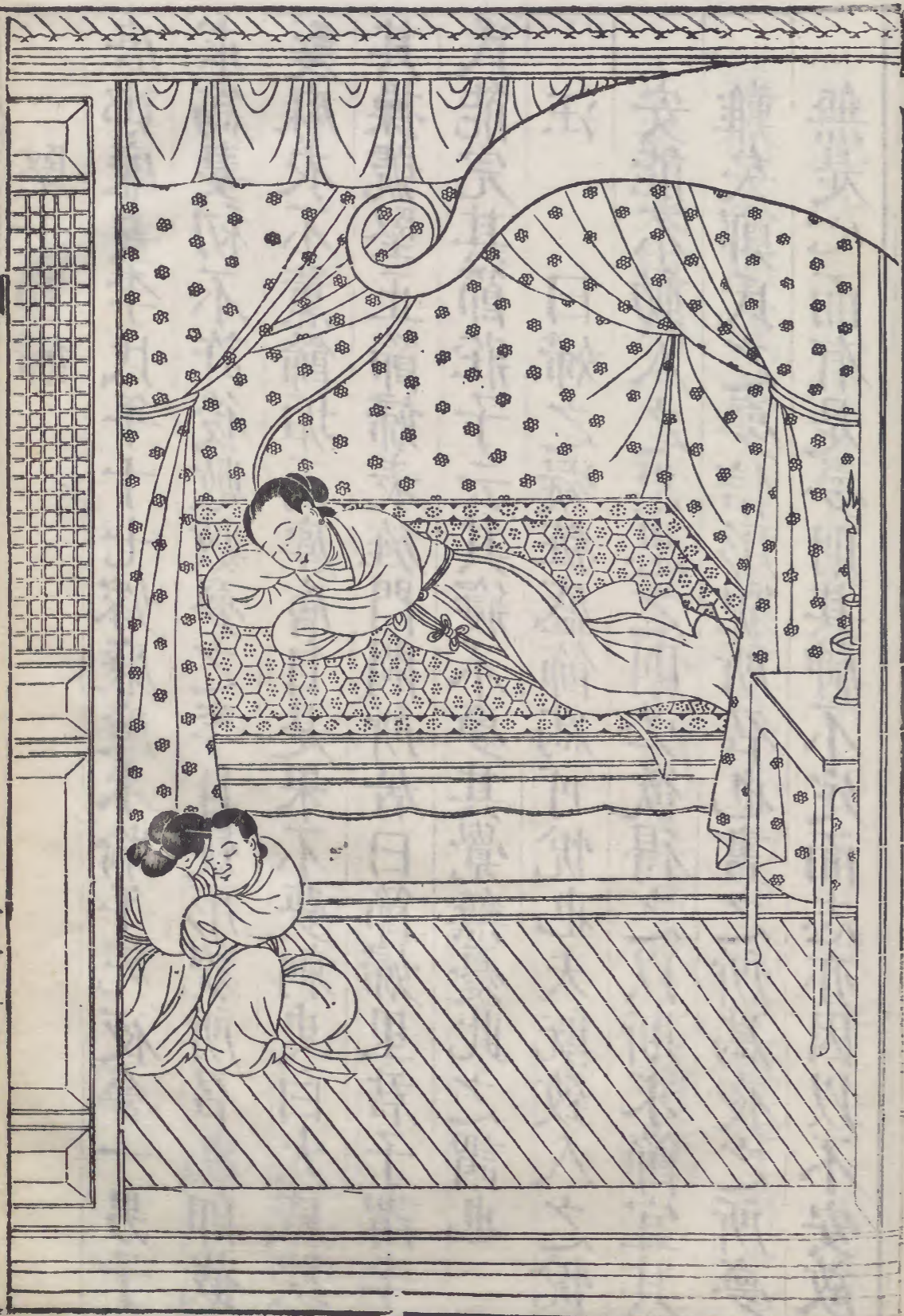
樊彥琛妻魏氏楚州淮陰人彥琛病篤將卒魏泣而言曰幸以愚陋託身明德奉侍衣裳二十餘載豈意釁咎所招遽見此禍同入黃泉是吾願也彥琛荅曰死生常道無所多恨君宜勉勵撫養諸孤使其成立若相從而死適足貽累非吾所取也彥琛卒後屬李敬業之亂魏爲賊所獲賊黨知其素解絲竹逼令彈箏魏氏歎曰我夫不幸亡歿未能自盡苟活偷生今復見逼管絃豈非禍從手發耶乃引刀斬指棄之於地賊黨又欲妻之魏以必死自固賊等忿怒以刀加頸語云若不從我卽當

殞命魏厲聲罵曰爾等狗盜乃欲汙辱好人今得速死合我本志賊遂斬之聞者莫不傷惜

汪 曰敬業以世族勤王興義討亂足脩世勸之却而窒其瑕蓋武氏之立世勸一言決之也則武氏之亂世勸一決成之也愚方憾李孝逸爲墾鷹犬而搏噬忠貞也何名爲賊哉獨其不戢群下俾得凌辱士人之妻則非所宜似此亦可覘其事之弗克濟矣彥琛永訣數言甚爲合理宜非醉生夢死者流琛妻感其意故遲其死耳未亡人肯彈箏而從人樂者哉矧欲汚其身必弗得已斬指而不從刎頸而不屈烈

哉魏氏復何間焉彼女主當陽恣淫縱慾聞此貞風
慙無地矣尚能旌表以妨已之為形已之醜也乎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命' and '曰']



堅正節婦

唐鄭廉妻李氏年十七嫁廉廉未踰年死夜夢一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形貌所召也卽截髮麻衣不薰飾垢面塵膚自是果不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正節婦表旌門閭所居曰節婦里君子謂李氏能完其節莊子云其寢不夢其覺無憂此之謂也

汪 曰婦之凝粧盛飾爲可悅也夫旣致人之悅安能不動人之思思之則必欲得之以斯求節宜其難矣鄭氏之夢信形貌所召也晝之所爲夜之所夢無是心而有是夢則其神不定而志亦因以不安故

欲絕其思先須杜其夢居常而不淨則拚人之臭居孀而不垢或啓人之思李氏誠爲持節之堅守誼之正者矣白刺史崇其號表其閭豈虛譽云爾哉



十五



夕夕傳卷九

鄭邨妻

唐鄭邨耕民也天寶中邨母病人教以咽杏實可愈其妻楊氏謂邨曰此非時之物安所得乎須旁求冀上天哀憐而賜之子其傭耕侍疾吾自徧于邑里訪焉乃至鄰郡易君子之衣而行忽于道莽穢中見一杏實拜泣取之潔滌而歸以奉姑謂爲他郡人所遺姑食之疾漸瘳一日風雷甚聲殷殷然若在簷宇間不斷家人惶惧遁去楊氏泣告其姑曰去冬以莽穢中杏實奉姑給爲人所遺今天將謫妾以死從此別矣乃伸臂立於庭以待雷擊忽覺臂重莫能舉及開霽視之有二金龍長數尺繞左右臂自是家日豐遂爲富室君子謂爲孝感易云天之所助者順也其此之謂乎

汪 曰楊氏易服而求杏實足跡徧於邑里及於鄰郡雖則云孝實失婦道然以非時之物而偶得之似亦誠孝之感矣金龍之降事尤甚奇豈亦天賜郭巨之意歟何幸也邨本耕民必其人椎魯弗文舍力作之外無他材技惟恃其婦以持家者故弗可使顧求杏者宜於杏林而訪於邑里誠不知其何心矣



鄭紹蘭

唐鄭紹蘭鄭行先之女也適巨商任宗任宗賈於湘中
數年不歸紹蘭偶見雙燕戲于梁間長吁而語燕曰我
壻客久弗歸不通音耗死生存亡未可知也欲憑爾翼
附寄一書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紹蘭遂
吟詩一首云我壻去重湖臨窻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
與薄情夫繫於其足燕得詩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
忽見一燕飛鳴泊于肩上足有書解而視之乃妻所寄
也遂感泣而歸好事者傳之



川下傳承九

十九



川下傳承九

列女傳卷九
江潭吳姬

唐吳姬休寧江潭人黃巢寇亂鄉人逃避姬堅節不去已而賊至姬曰寧可斷吾頭不可戕吾鄉賊怒害之鄉人收葬于葉泊嶺里中疾病遺失禱必應淳熙間有牧馬姬墓側者馬爲虎傷召獵人祠而射之二箭中二虎君子壯吳姬之不怕死曲禮云臨難毋苟免此之謂也汪曰巢賊爲高節度駢所擊奔廣南旣而北還復爲劉節度巨容所破收餘衆渡江轉掠饒信歙宣等州唐以殿中侍御史汪端公潰總大軍禦之遇賊於婺之三活力戰而死皇帝嘉其忠烈立廟祀之師

旣潰賊遂長驅至休寧徧剽村落故吳姬不免焉姬以寡婦當暮年有死而已寧復恩鄉人而偷生林莽苟活穴巖不亦辱乎故甘死如飴不斬苟免卒以匹婦其身死而其鬼靈匪節烈所凝宜不及此矣



朱延壽妻

唐昭宗時淮南節度使楊行密以妻弟朱延壽與田頔通謀召而斬之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延壽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讐人所辱赴火而死君子美王氏之貞烈論語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此之謂也

汪 曰楊行密以高駢部將自稱淮南留後擒孫儒而降其衆招撫流移輕徭薄斂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其不以已私意妄殺妻弟可知延壽果與田

頔通謀死固應爾王氏誠愛其夫曷不諫止於通謀之時而徒用情於謀泄之後則何益矣頔寧就死而不甘受辱則其識之高也



王氏孝女

唐王氏孝女楊紹宗之妻也王氏華州華陰人甫三歲生母亡爲繼母所鞠養年十五父征遼而歿繼母尋亡王氏收所生母及繼母之骨并立父像招魂遷葬廬于墓側有紫芝生廬下又有白鹿常馴擾近墓高宗永徽中下詔表其門閭賜以粟帛君子謂爲孝感詩云女也不爽其此之謂乎

汪 曰遼左之役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其死事者何限功不補患得不償失宜其悔之矣王孝女之父死於戰陳弗克歸骨則招魂立像而於生母繼母則

葬之以禮此在男子爲父後者猶或未盡如禮乃王氏以一孤女任之且廬墓而致紫芝白鹿之應孝益徵矣高宗初年尚行旌別之政隆賚錫之典此永徽之治有貞觀之風乎



賈孝女

唐賈孝女濮州鄆城人也始年十五其父爲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強仁年幼孝女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強仁成童思共報復乃候玄基殺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強仁自列於縣有司斷以極刑孝女詣闕自陳請代強仁死高宗哀之特詔孝女及弟免罪君子謂賈孝女勇於義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其孝女之謂也

汪 曰傳中所列孝女其報父讐無踰隋王舜其保孤弟無踰李文姬賈孝女兼之矣賈玄基殺人於

盛唐之時三尺之法安在而得漏網以至今日孝女志存報復故不嫁蓋嫁則此身爲夫之身弟於何撫而讐又於何復耶卒能手刃父讐請縣請死於禮合矣賈強仁以童年報不共天之讐有司不以爲孝而欲以爲戮何謬也高宗猶有三宥之政其當牝雞未晨之先乎



竇氏二女

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岩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卽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乃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二女之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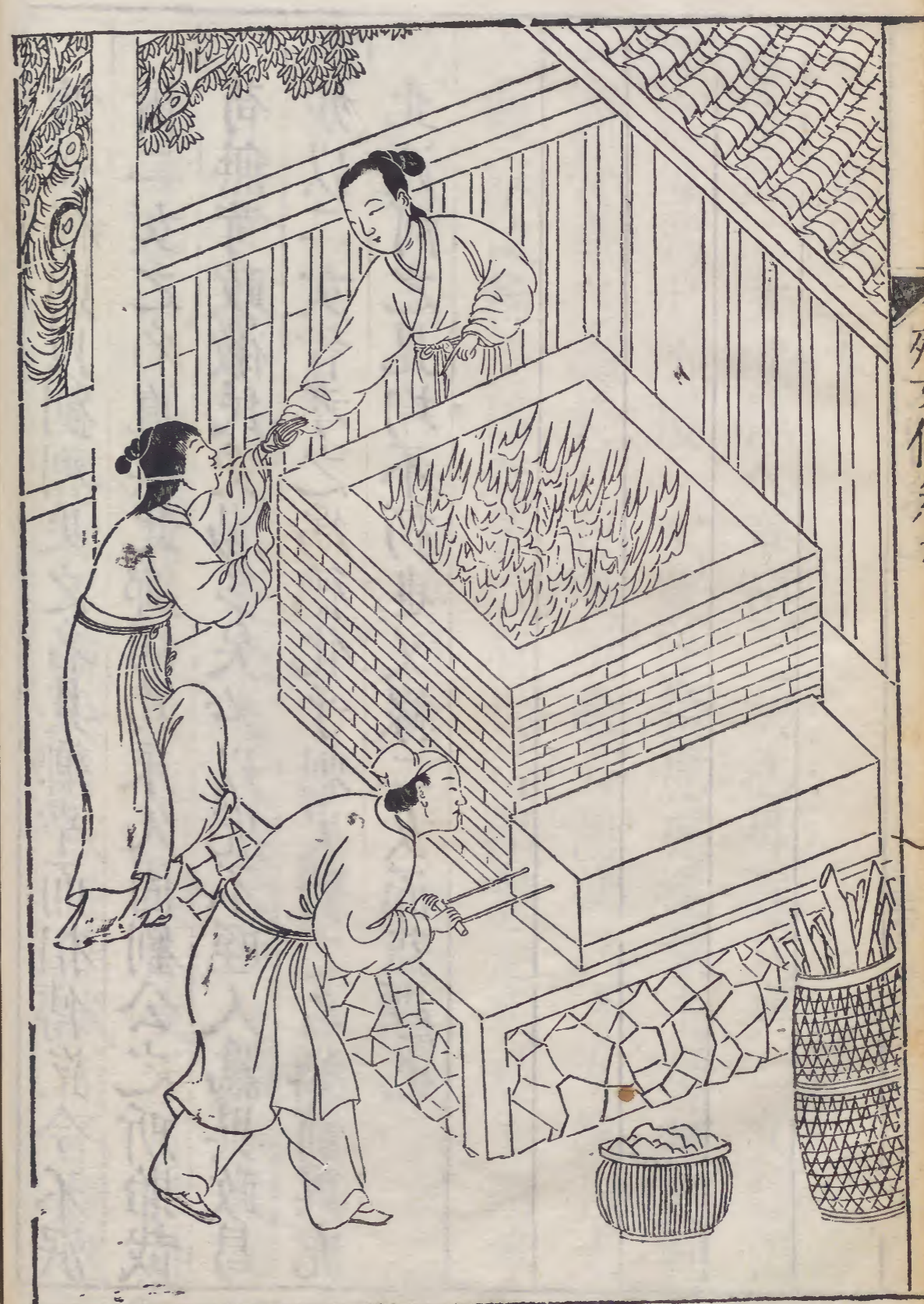


章氏二女

唐章氏二女歙縣人章預之女也母程氏與二女登山採桑母爲虎所攫二女號呼搏虎虎遂棄去母獲免刺史劉贊嘉之蠲其戶稅改所居合陽鄉爲孝女鄉以表之觀察使韓滉因奏贊治有異行詔褒遷焉君子謂章氏二女不畏死以全母傳曰捋虎鬚幾不免虎口此之謂也

汪 曰吾鄉山峭而高水清而駛故生聚其間多忠孝節義之行無論丈夫能也卽婦人女子亦往往有之特以人多務實不競於名故每湮滅而不稱茲

傳僅存則以劉刺史之名其鄉幸而相傳迄今不泯爾二女之名直與此鄉同其永久固劉公之所貽哉苟無苛政徼民受賜多矣必以虎不啣人爲異政曷如以二女皆孝之爲德化乎刺史贊之名稱前與虎北渡河之昆均不朽也又緣二女而益顯也



葛氏二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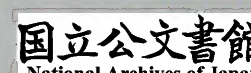
唐敬宗時撫州金谿葛祐爲金谿監銀場吏時鑛盡歲額盡虧傾家無以償拷掠幾死祐無子二女至孝不忍見父之苦乃相與發誓願以身代死明日果同躍入冶中俄有陰雲四起烈風雷雨如晦衆皆驚怖卽發爐取其骨已化爲白金矣有司遂釋其父并聞于朝詔旌之官爲立祠鄉民水旱疾疫必往禱焉甚著靈異君子謂葛祐二女以身紓父之急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劬勞之報於是爲至矣又安恤其身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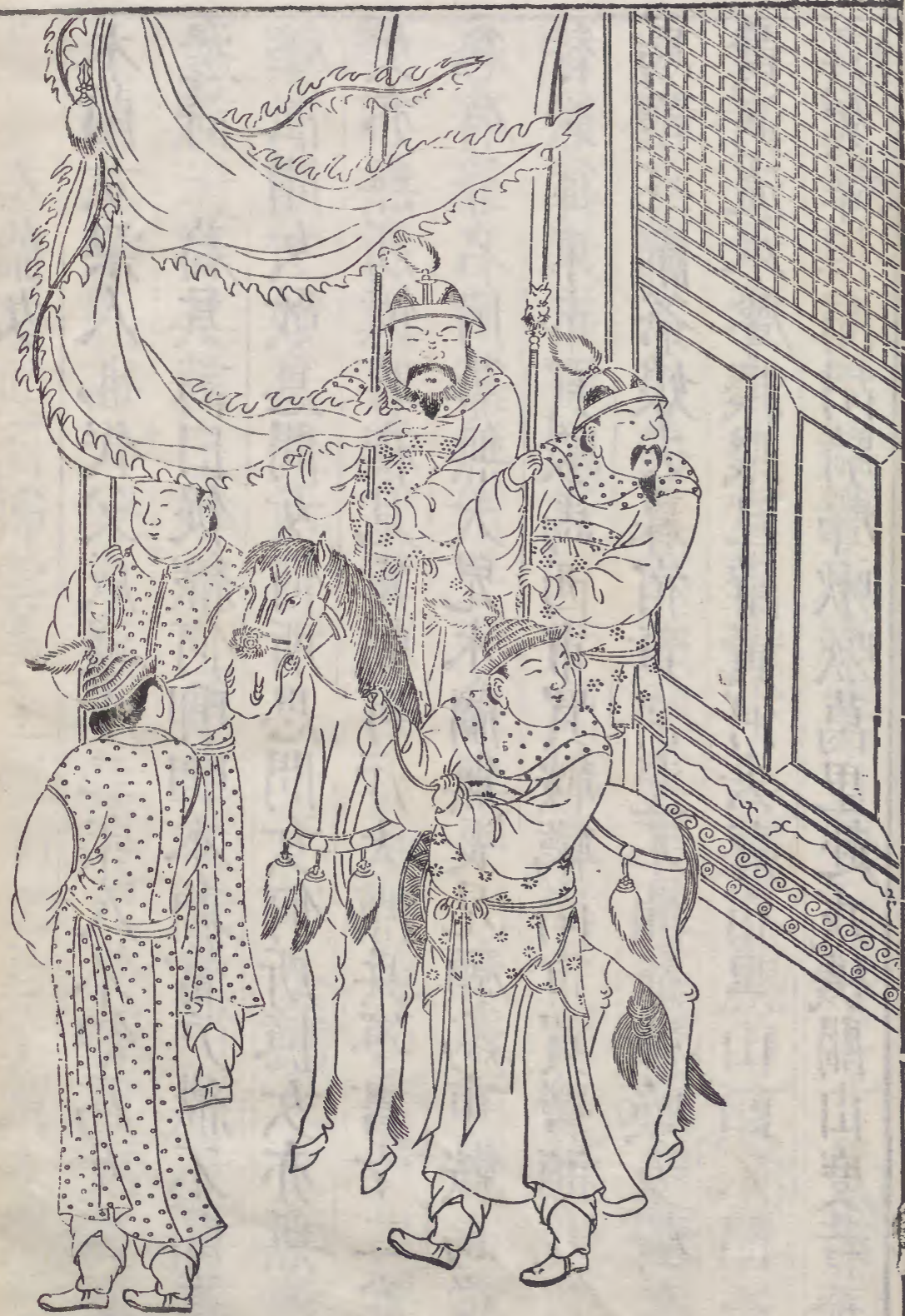
汪 曰唐自德宗日以聚財爲事瓊林大盈之積

時就朽蠹未聞能一散於十室九空之民而頭會箕歛益厚自封至敬宗而無能改於其德夫人主何患無財所患者人心失而國運隨之也敬宗不以大道生財而銀場置監以開利孔遂爲金谿厲階上好殖貨必欲滿其歲額而弗顧夫監者之破家有司希旨惟求足夫歲額而弗論夫鑛利之已竭上求多於其臣臣求多於其下下之膏脂腴而成上之癰腫耳二女誠孝入冶化金以濟其父之阨烈矣哉大冶有神卽其所化之金身當鄉民之尸祝詎謂弗宜然則唐匪斯冶無以煎熬其民而趨於亡二女匪斯冶無以

銘鍊其身而至於化也已

夫始者人當出命以齊其父之國然其時夫始者
至矣事之於其下才之有補則而瓜分之憂或
雖來或去夫為國而治者夫始者之生也夫始者
夫始者之生也夫始者之生也夫始者之生也夫始者
夫始者之生也夫始者之生也夫始者之生也夫始者
夫始者之生也夫始者之生也夫始者之生也夫始者
夫始者之生也夫始者之生也夫始者之生也夫始者
夫始者之生也夫始者之生也夫始者之生也夫始者





木蘭女

木蘭女梁人也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爲女歸賦戍邊詩一篇其詩曰促織何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馬鞭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聲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

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勲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姐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床脫我戰時袍着我舊時裳當窻理雲鬢對鏡帖金黃出門看夥伴夥伴始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杜牧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裡曾驚學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君子謂木蘭爲女

丈夫而才兼文武詩云允文允武此之謂也

夫木而南極北之性曰木惟其性柔而能屈也
惟其性剛而能直也夫君子之於仁義亦然也
仁者天之德也義者君之德也君子之於仁義
猶木之於南北也君子之於仁義猶木之於
南北也君子之於仁義猶木之於南北也

夕方作名九

川文傳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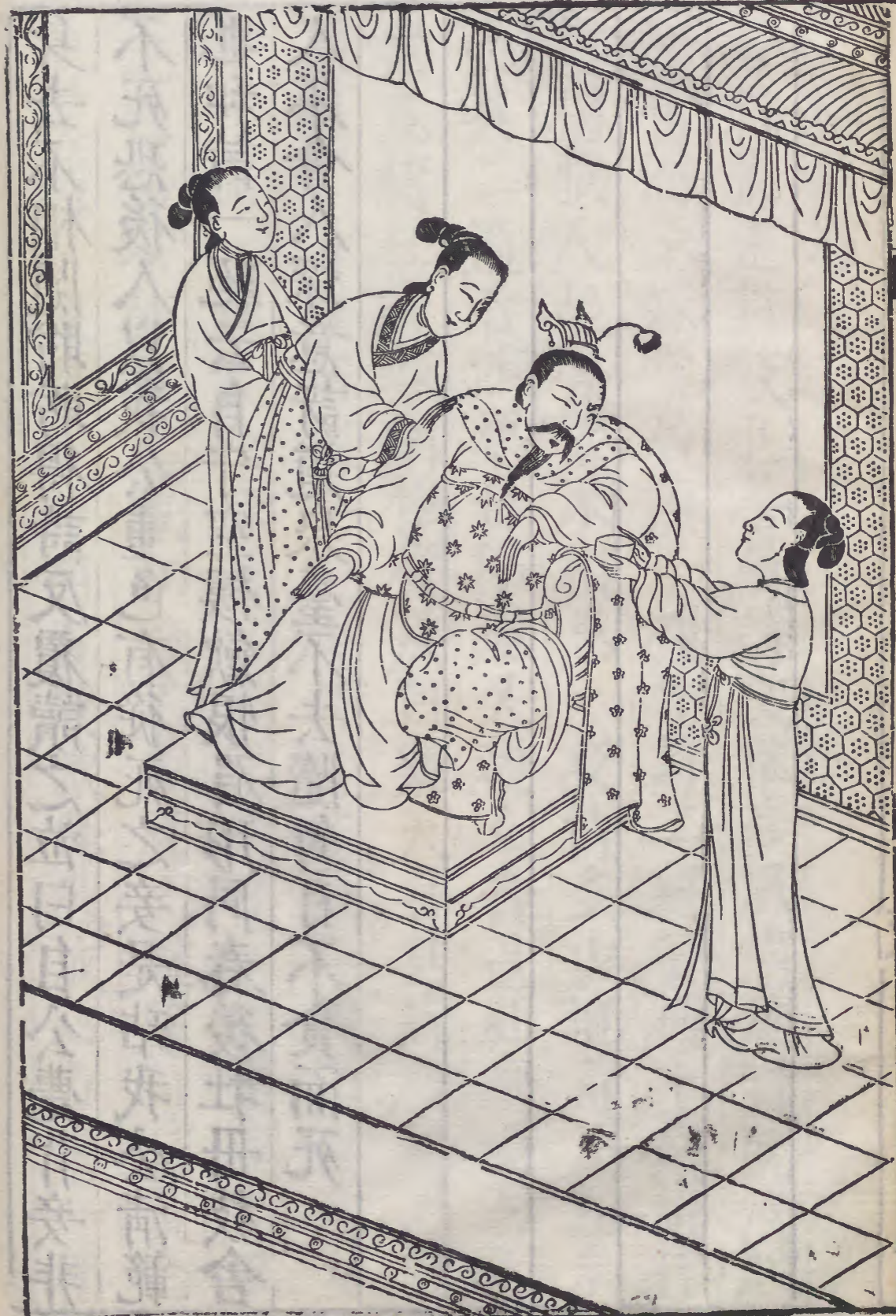
三十一



關盼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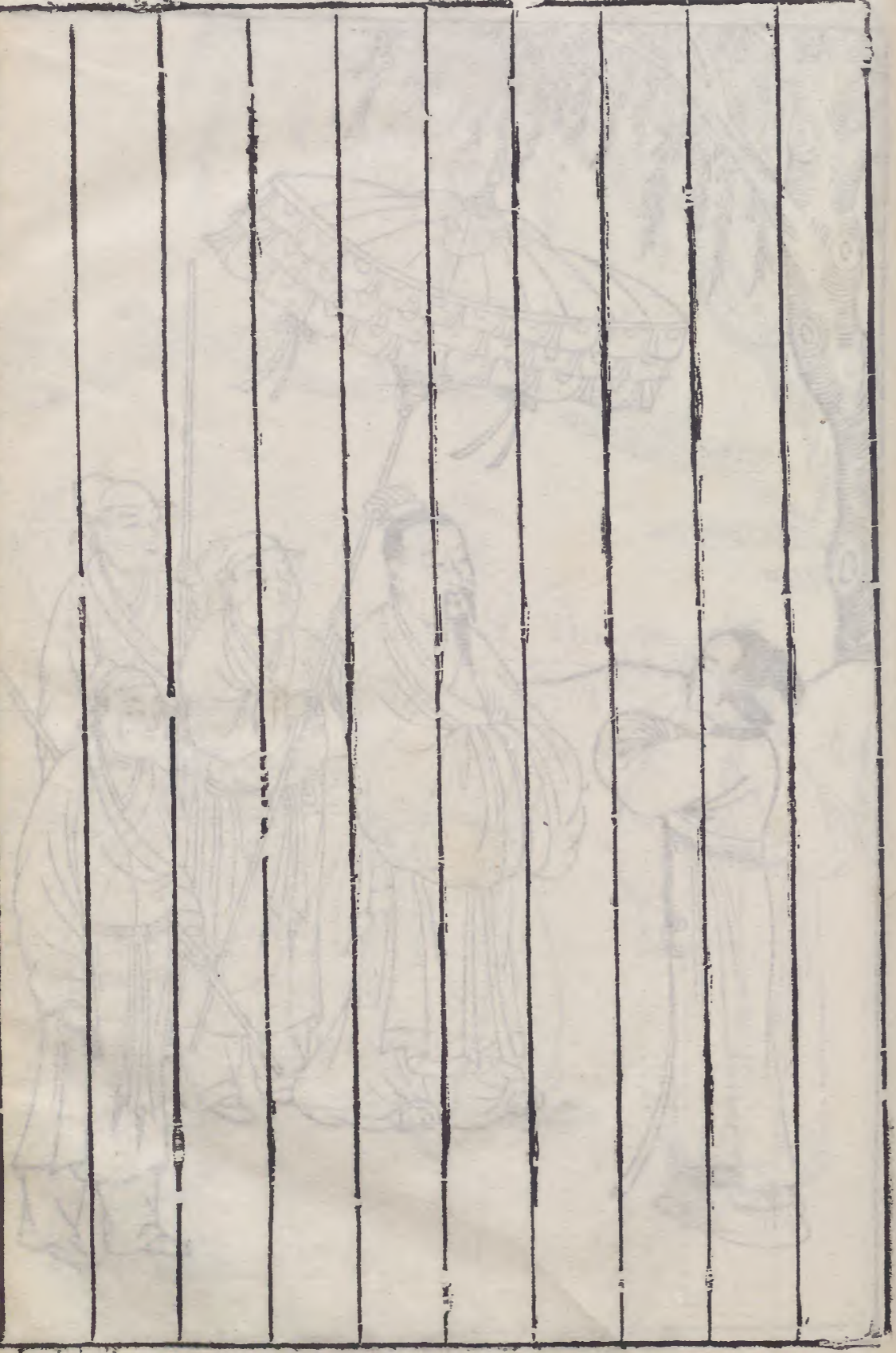
關盼盼張建封妓也善屬詩文雅多風態建封既沒盼
盼念舊而不嫁常居燕子樓作詩二絕云樓上殘燈伴
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
是長其二適看鴻鴈岳陽迴又覩玄禽通社來瑤瑟玉
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白樂天喜其詩乃和之曰
滿窻明月滿樓霜被冷燈殘拂卧床燕子樓中霜月苦
秋宵只爲一人長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塚上來
見說白楊堪作柱怎教紅粉不成灰又贈絕句云黃金
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

身去不相隨盼盼得詩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
不死恐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
也和詩一絕云自守空樓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
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旬日不食而死



馬希萼妻

五代時馬希萼將攻潭州其妻范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爲人笑希萼不聽引兵趨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諸將不可戰破其兵追希萼將及希廣召之曰勿傷吾兄希萼於是遁歸范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死君子謂范氏能以大義責夫不惜身死中庸云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九

四十一



列女傳卷九

周行逢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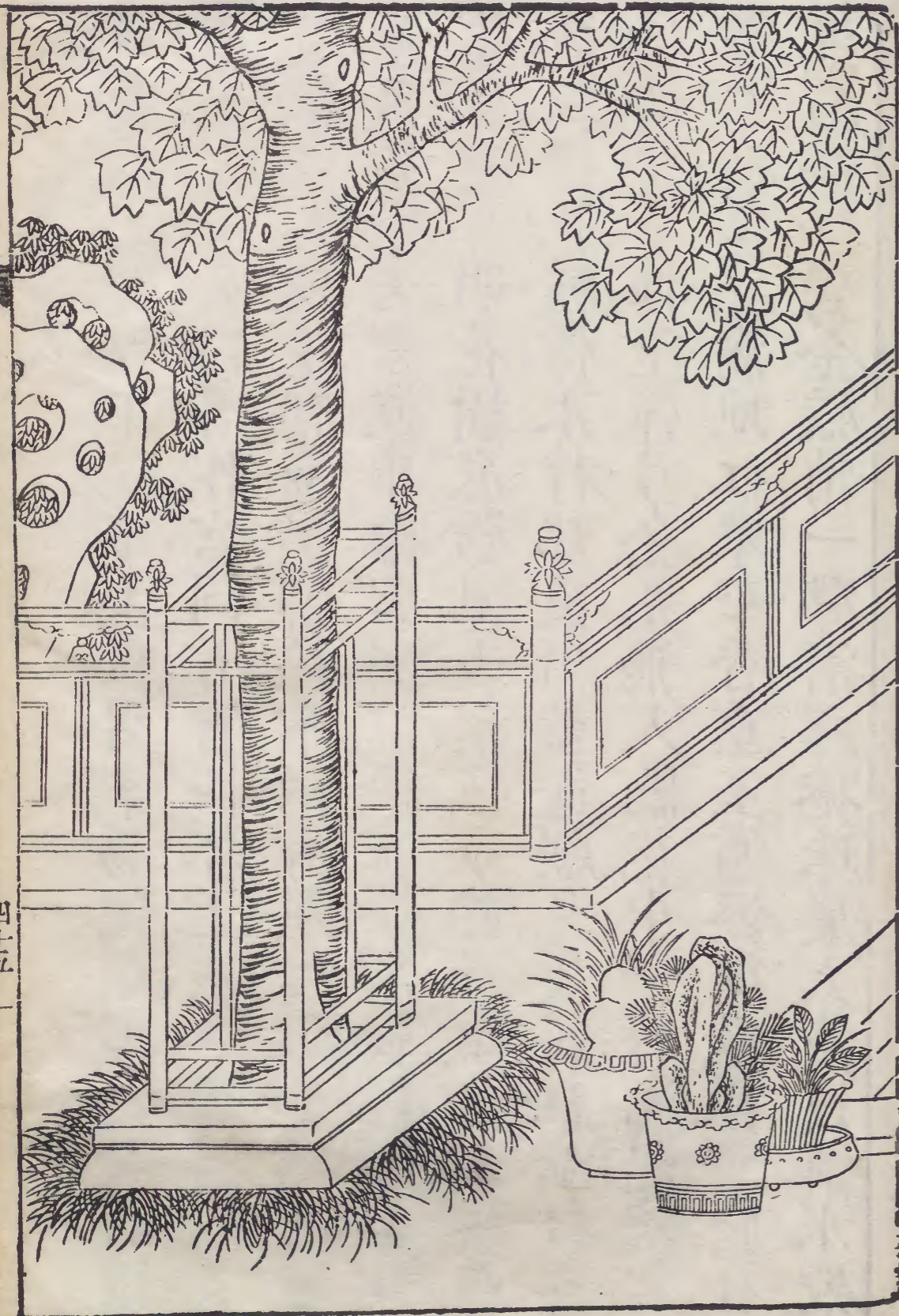
五代周世宗時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妻鄧氏貌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行逢怒鄧氏因之村墅遂不復歸行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納稅行逢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耶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一旦有變村墅易爲逃匿耳君子謂鄧氏爲知天道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孟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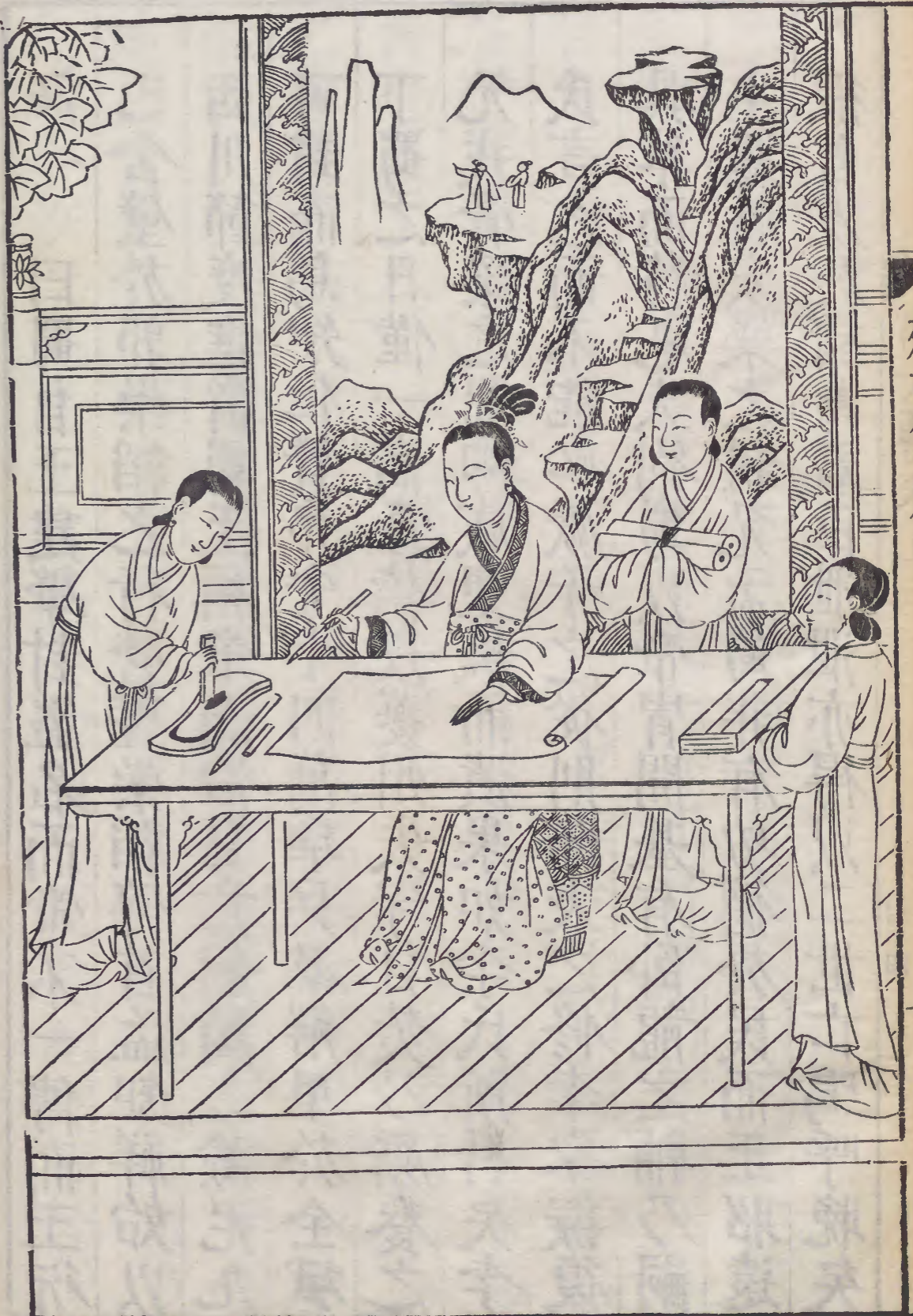
蜀孟昶用王昭遠等主兵柄母李氏謂昶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軍戰又見爾父在并州捍契丹定兩川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王昭遠出于廝養伊審微韓保正趙崇韜皆膏粱乳臭素不習兵徒以舊恩置于人上一旦疆場有事安望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其餘無足任者昶不能從及昶卒於宋追封楚王謚恭孝昶母不哭舉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耳今汝既死吾何生爲不食數日死藝祖聞而傷之

汪 曰蜀自王建肇封盜名而帝不一傳而王衍已含璧於郭崇韜之行營暨崇韜碎首孟知祥始以西川節度進爵蜀王稱帝而治自意劍閣之險泥丸可封而烏知仁贊弗守十四萬雄兵羣解甲於全斌下蜀之日僅一高彥儔以夔州失守自焚乃廝養之元戎膏粱之閫帥咸望風而潰果如李氏所料矣李氏言之而不能必厥子之從則降表之修李家擬復具草而待也夫劉蜀以帝胄開基有卧龍之輔乃嗣主遽就安樂之封况孟蜀非有功德於民而王昭遠猥自方於諸葛君臣泄泄亦得以二世亡嗚呼晚矣



川女傳卷九

四十五



川女傳卷九

五成子全受天...
天...
天...
天...

花蓋夫人

蜀費氏之女以才貌事孟昶得幸賜號花蓋夫人幼能
屬文尤長於詩嘗作宮詞百首匹休王建今錄其八首
云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岼風長似江南好風
景畫船來去碧波中離宮別院繞宮城金版輕敲合鳳
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春風一面曉粧
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
鶯侍女爭揮玉彈弓金丸飛入亂花中一時驚起流鶯
散踏破殘花滿地紅翠華香重玉爐添雙鳳樓頭曉日
暹扇掩紅鸞金殿悄一聲清蹕捲珠簾太液波清水殿

宋畫船驚起宿鴛鴦翠眉不及池邊柳取次飛花入建
章春心滴破花邊漏曉夢敲回禁裡鐘十二楚山何處
是御樓曾見兩三峰蕙炷香銷燭影殘御衣薰盡徹更
闌歸來困頓眠紅帳一枕西風夢裡寒及宋平蜀以俘
見藝祖問其所作夫人奏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
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蓋蜀
敗時精兵尚十四萬而王師纔三萬耳



四十七



列女傳卷九

臨邛黃崇嘏

黃崇嘏臨邛人初僞作男子以詩謁蜀相周庠庠甚稱其美薦揖府掾政事明敏吏胥畏服庠愛其才欲妻以女嘏辭以詩云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椽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得詩大驚問之乃知黃使君之女原未從人與老嫗同居此事甚奇說海載之甚悉



王凝妻

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爲號州司戶叅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汗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

列女傳卷九終



仇英實甫繪圖



列女傳卷十

二



列女傳卷十

昭憲杜后

昭憲后者安喜杜氏之女宋太祖之母后也后性端莊
厭浮侈治家嚴而有法當太祖卽帝位尊爲皇太后而
太祖拜于殿上羣臣賀焉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
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
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享苟或失馭
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當疾革召太祖謂曰
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祖考及太后之遺慶也后
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當
傳位于諸弟以次及子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史稱

其知社稷之至計云君子謂其見之大而慮之遠也易
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此杜后之謂也



四



万女傳卷一

章穆郭后

真宗章穆郭皇后太原人宣徽南院使守文第二女真宗在襄邸太宗為聘之封魯國夫人進封秦國真宗嗣位立為皇后謙約惠下性惡奢靡族屬人謁禁中服飾華侈必加戒勗有以家事求言於上者后終不許兄弟出嫁以貧欲祈恩賚但出裝具給之上尤加禮重



川女傳卷十

六



川女傳卷十

慈聖曹后

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真定人樞密使曹武惠王彬之孫也明道二年詔聘入宮景祐元年冊爲皇后性慈儉重稼穡嘗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白書慶歷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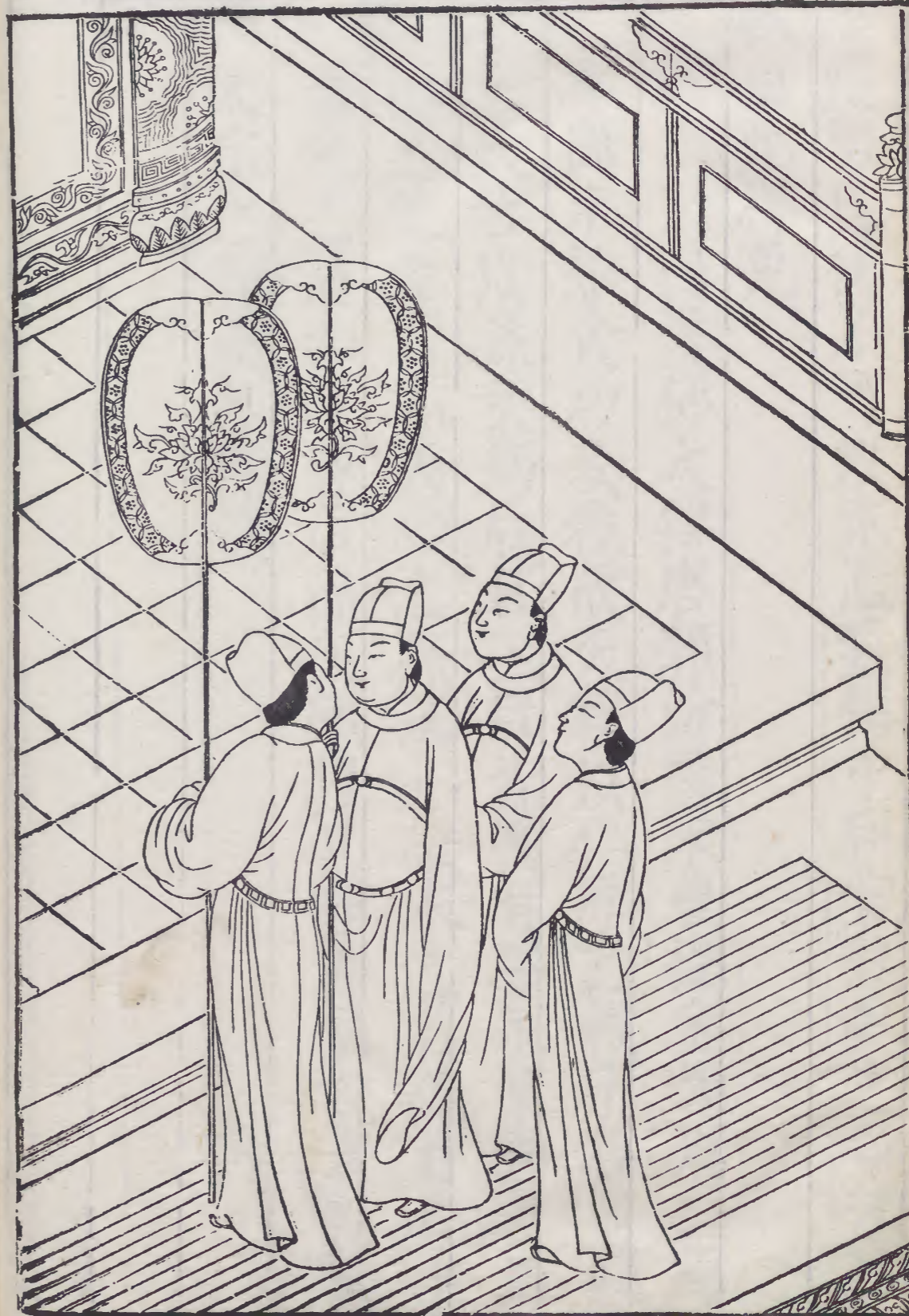
明日行賞用是爲驗故爭盡死力賊卽禽滅閣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之張妃怙寵上僭欲假后盖出游帝使自來請后與之無靳色妃喜還以告帝曰國家文物儀章上下有秩汝張之而出外廷不汝置妃不懌而輟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周盡迨入爲嗣子贊策居多帝夜暴疾崩后悉斂諸門鑰寘於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韓琦等至奉英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檢柩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神宗立尊爲太皇太

后名宮曰慶壽帝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扆候矚間親持膳飲以食帝外家男子舊母得進謁后春秋高弟侑亦老帝數言宜使入見輒不許他日侑侍帝帝復爲請乃許之因偕詣后閣少焉帝先起若令侑得伸親親意后遽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輒遣出晚得水疾侍醫莫能治元豐二年崩初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熙寧宗祀前數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

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悚聽垂欲止復爲安石所持遂不果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后果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以爲必死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摅至於詩其過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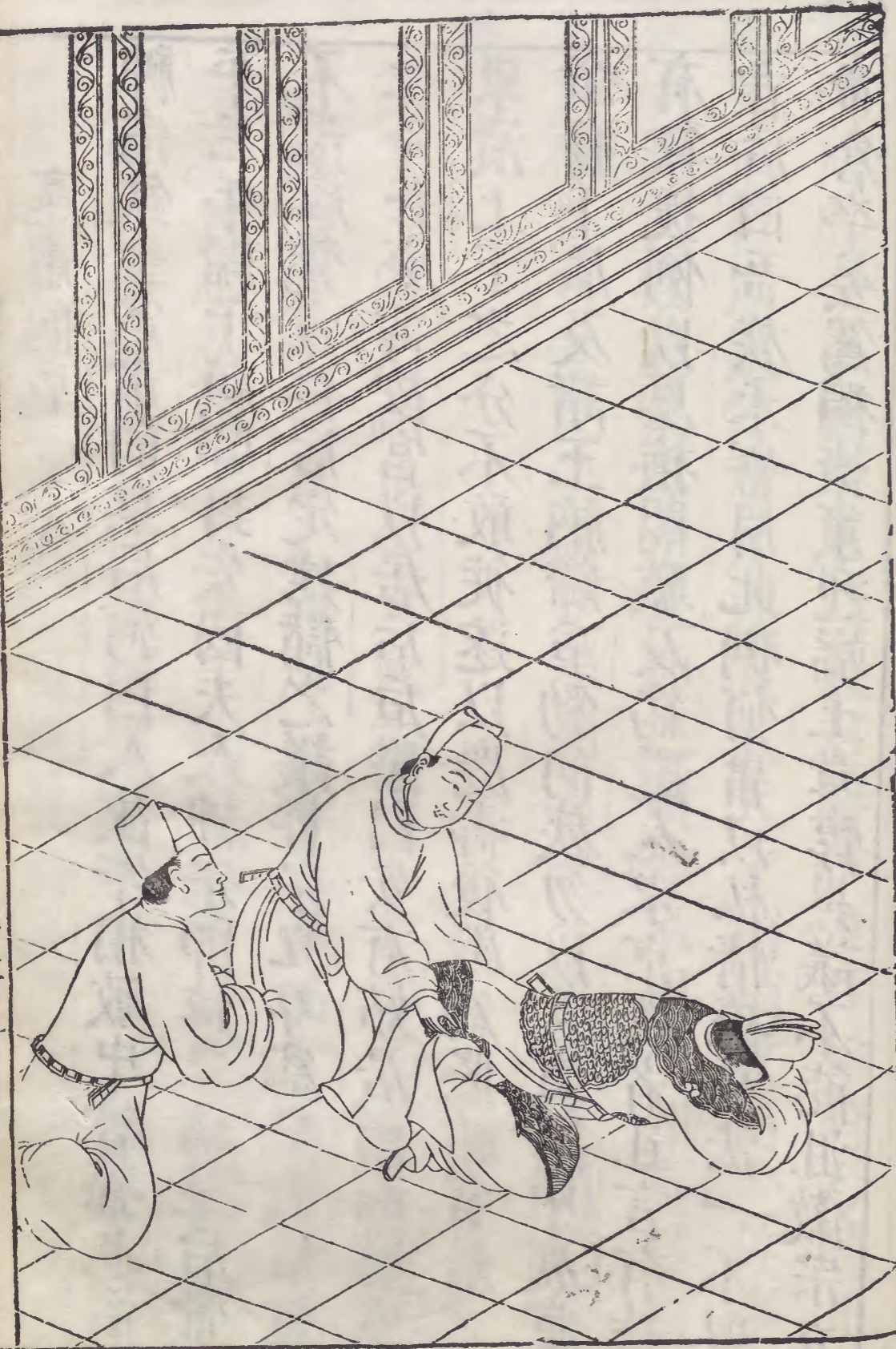
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寃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
軾由此得免

汪 曰漢鄧太傅唐郭汾陽宋曹樞密皆以仁厚
專閫未始貪功妄殺故天藉以仁厚之報子孫通顯
三氏皆以孫女爲后且三后皆賢有聲來葉固其祖
德之流芳實亦天心之默隲也語宋之君必首仁宗
語宋之后必及曹后而天顧俾其艱於嗣說者以爲
太宗之咎或其然哉



馮賢妃

馮賢妃東平人曾祖炳知雜御史祖起兵部侍郎妃以良家女九歲入宮及長得侍仁宗生邢魯國二公主封始平郡君帝將登其品秩力辭不拜林美人得幸神宗生二王而歿王尚幼妃保育如己子在禁掖幾六十年始終五朝動循禮度薨年七十七贈賢妃



憲肅向后

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河內人故宰相敏中曾孫也治平三年歸于穎邸封安國夫人神宗即位立爲皇后帝不豫后贊宣仁后定建儲之議哲宗立尊爲皇太后宣仁命葺慶壽故宮以居后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瀆上下之分不敢徙遂以慶壽後殿爲隆祐宮居之帝將卜后及諸王納婦后勅向族勿以女寘選中族黨有欲援例以恩換閣職及爲選人求京秩者且言有特旨后曰吾族未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情撓公法一不與帝倉卒晏駕獨決策迎端王章惇異議不能沮徽宗立

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聽凡紹聖元符以還惇所斥逐賢大夫十稍稍收用之故事有如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之類皆不用至聞賓召故老寬徃息兵愛民崇儉之舉則喜且于色纔六月卽還政

汪 曰元祐九年之政悉出宣仁順治威嚴禪海而內謐如也憲肅之謙厚貞順不減宣仁而明斷弗逮彼其心必謂老身無子而引嫌守分過於遜避外廷建置弗敢與聞遂成紹聖之紛紛而元祐之杯水卒無以撲熙豐之夙焰回視曩時誤用之儉壬其根

據巖廊如故矣吾不以后為非賢獨惜后無以制厥
子俾宣仁九載之勤劬一朝而悉成畫餅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則不傳家



昭慈孟后

宋昭慈聖獻孟后洛中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也后當建炎間生辰置酒宮中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未有其比者姦臣肆爲謗誣雖常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乃召范冲重脩冲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稱朱墨史又爲哲宗辯誣錄當欽宗時金人圍汴城陷孟太后以被廢獨未從北去張邦昌尊爲元祐皇后后詔迎康王卽位會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太后乃從上幸維揚已而詔奉太后如杭

州及維揚爲金人所破帝亦如杭州時苗傅爲扈從統制與正彥以帝爵賞不平作亂帝登樓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卽位將來淵聖皇帝歸未知何以處之請隆祐太后聽政而立皇太子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人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太后曰皇帝聖孝無失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于簾前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

傳等不從時尚書朱勝非在側太后頗謂之曰今日正
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乎勝非還白帝可爲後圖
遂禪位于皇子雱傳等軍乃退呂頤浩張浚討正之繼
而太后避亂如洪州又如虔州紹興元年崩

汪 曰宣仁歷選世家女而立后慶帝得賢內助
已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
人當之斯語也若燭照而龜卜然謂爲女中堯舜信
與如神之堯濬哲之舜相彷彿也孟后立而被廢廢
而復位既復而又廢真如塞翁之失馬禍福相倚伏
循環而孰測其端蓋天欲留之以輔建炎之治故前

使章惇壞哲宗之名節而后廢後使馮澥希蔡京之
風旨而后復廢郝隨狗輩所不足誅然此無損后之
賢適爲后之福而莫非宣仁之遺也已



列女傳卷十

十八



列女傳卷十

朱后

宋欽宗后朱氏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也與徽欽及鄭太后爲金人所虜赴送燕京時發押官澤利與信安知縣飲令后歌后辭不能澤利怒曰四人性命在我掌中安得如是后以徽欽太后之故不得已涕泣勉從之澤利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爲澤利所擊賴知縣勸止知縣復持盃謂后曰勸將軍酒后曰我不能我之不死者有太后在也我豈畏死耶願遂殺我欲自投井左右救止後卒于燕年二十嘗作怨歌云幼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得奉君王今委頓兮流落異鄉嗟造物兮速死爲強其二云昔居天上兮珠宮貝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兮憾誰爲雪速歸泉下兮此愁始絕君子哀朱后所遇之不幸



慈烈吳后

高宗憲聖慈烈吳皇后開封人年十四高宗爲康王被
選入宮后頗知書從幸四明衛士謀爲變入問帝所在
后給之以免未幾帝航海有魚躍入御舟后曰此周人
白魚之祥也帝大悅封和義郡夫人進封才人后益博
習書史又善翰墨由是寵遇日至尋進貴妃顯仁太后
亦愛后邢皇后崩顯仁以爲言詔册爲皇后顯仁性嚴
肅后身承起居順適其意嘗繪古列女圖置左右爲鑒
又取詩序之義扁其堂曰賢志初伯琮以宗子召入宮
命張氏育之后時爲才人亦請得育一子於是得伯玖

更名璩中外議頗籍籍張氏卒併育于后后視之無間
伯琮性恭儉喜讀書帝與后皆愛之封普安郡王后嘗
語帝曰普安真天日之表也帝意決立爲皇子封建王
出璩居紹興高宗內禪手詔后稱太上皇后居德壽宮
上皇崩孝宗欲迎還大內后以上皇几筵在德壽宮不
忍舍去因命所御殿曰慈福居焉嘗與光宗言及用人
后曰宜崇尚舊臣嘉王侍側后勉以讀書辯邪正立綱
常爲先孝宗崩光宗疾未平不能執喪羣臣發喪太極
殿成服禁中許之后代行祭奠禮尋用趙汝愚請於梓
宮前垂簾宣光宗手詔立皇子嘉王爲皇帝翌日册夫



成肅謝后

孝宗謝皇后丹陽人初被選入宮憲聖太后以賜普安郡王封咸安郡夫人王即位踰年進貴妃淳熙三年立為皇后后性儉慈減膳羊每食必先以進御服澣濯衣有數年不易者第淵以后貴授武翼郎后嘗戒之曰主上化行恭儉吾亦躬服澣濯爾宜崇謙抑遠驕侈後崩謚成肅

汪 曰嘗觀宋史至孝宗嗣統大快人心者三太宗據其兄之有而私厥子孫令其弗絕詎有還期哉太祖之後沉淪不振幾二百年至于茲始以德芳之

裔傳三帝而後又以德昭之裔傳五帝猶百數十年安然以長劍撐東南半壁之天而少慰開創之祖一也舉室北轅偷安南渡至于茲而恢復有志雖無隙可乘而邊陲息警易表為書改臣稱姪一時臣下稍增氣色二也宮闈之間怡愉和悅時朝德壽從幸聚景屢上尊號終喪三年孝道之純千載僅見三也前有仁宗後有孝宗二君實錄讀之令人心慊意滿疊疊忘倦愚亟欲揚壽皇之烈故於壽成不容不略壽成繼夏后而膺冊命躬慈儉為六宮先固壽皇之化行哉



月夜傳卷下

二十六



月夜傳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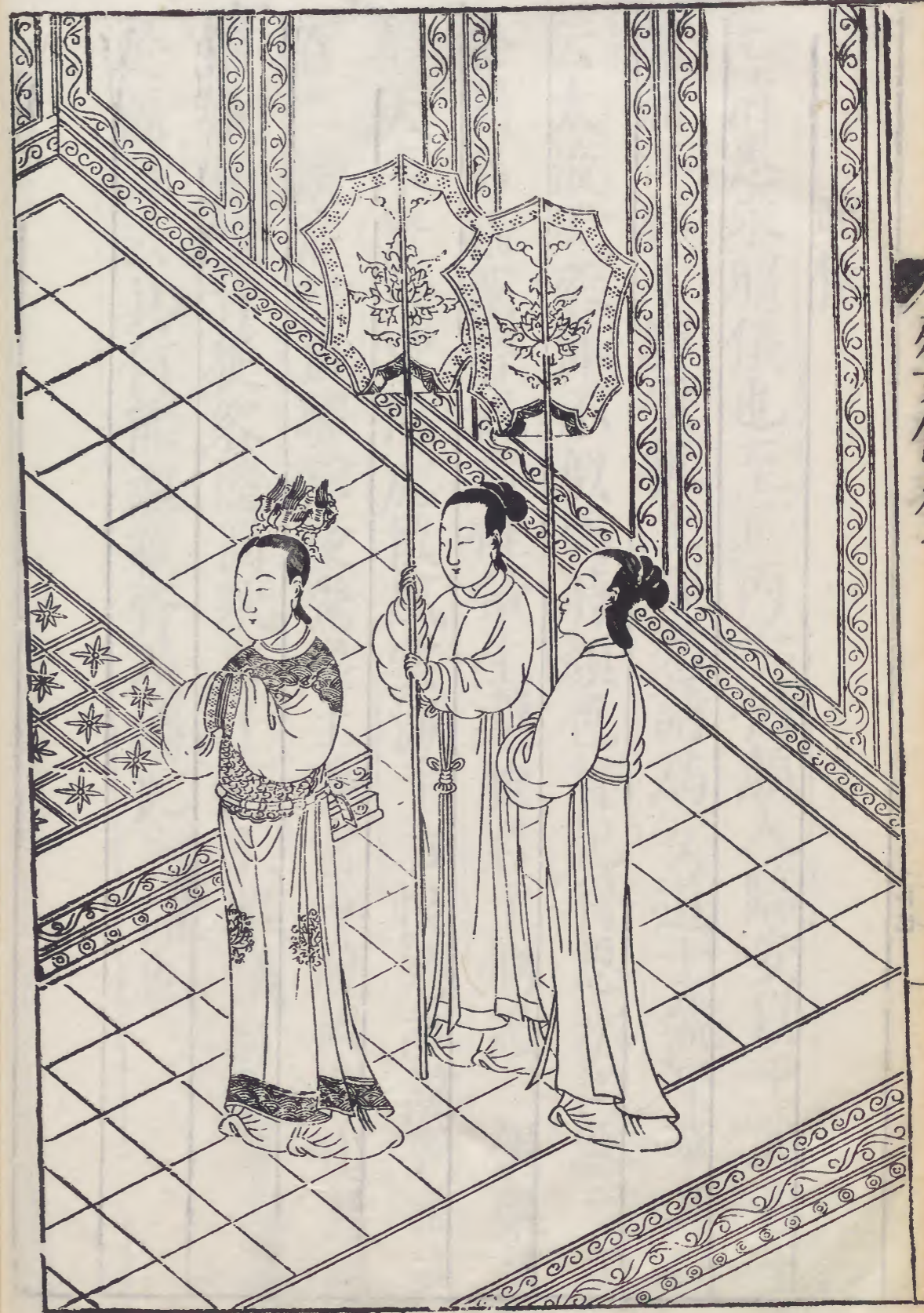
王昭儀

王清惠宋昭儀也至正丙子伯顏入臨安以王北去王題滿江紅于驛壁抵上都懇請爲女道士號冲華其詞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恩承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裡暈生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君子悲王昭儀有高才而薄於福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小女傳卷一

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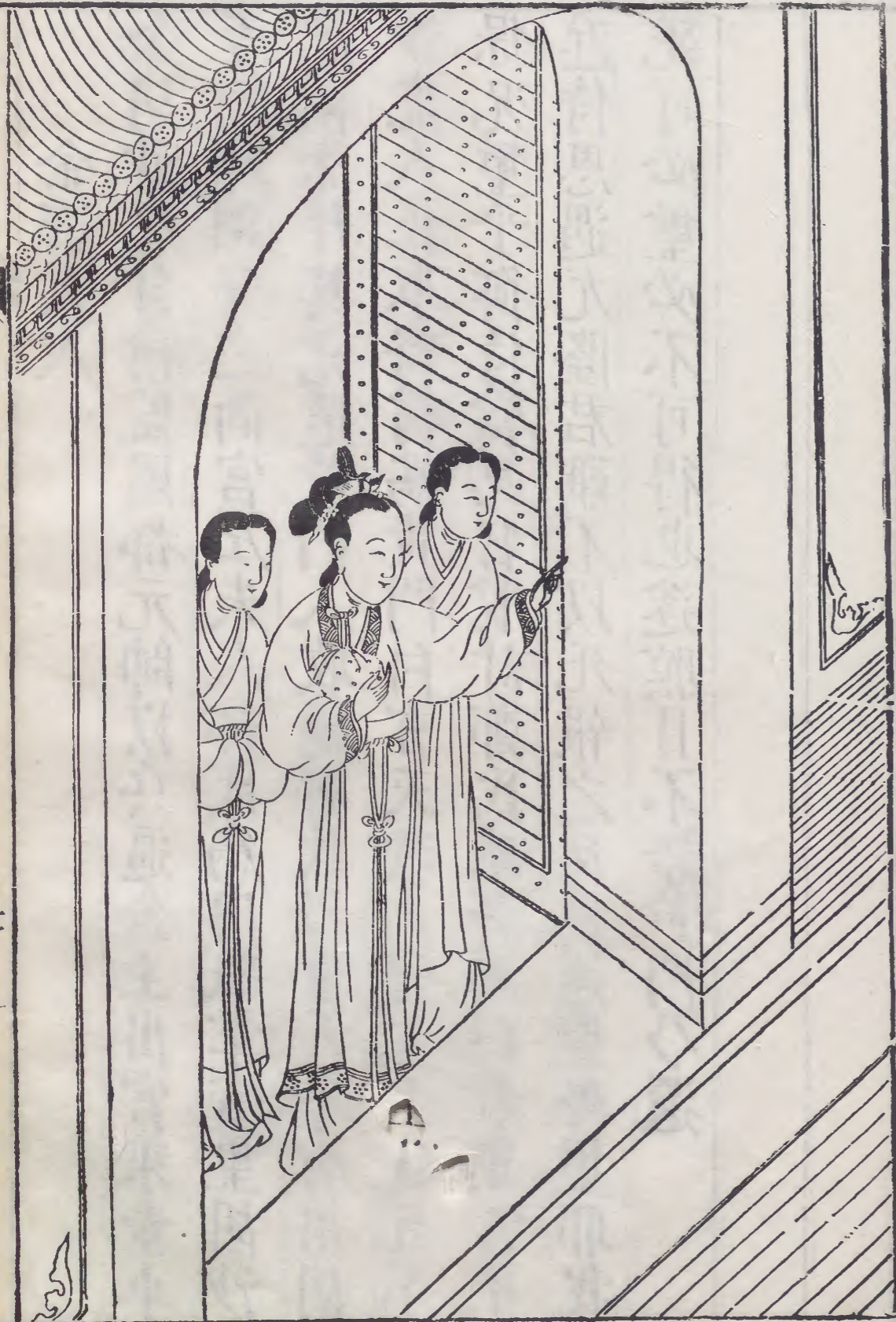
小女傳卷一

賢穆公主

宋賢穆公主神宗皇帝女也尚錢光玉舊例公主下嫁
畫堂中坐舅姑拜於簾外賢穆奏乞行常人禮上與慈
聖太后大喜再三稱歎詔從所請上令中使宣諭宰執
嘉其賢德次日殿上稱賀君子謂賢穆主貴而能下書
云克自抑畏此之謂也

汪 曰宋室后妃多賢故一時公主閑於內教亦
多賢德茲不暇枚舉論其表表者如太宗女荆國公
主下嫁都尉李遵勗舊制公主將嫁降其父爲兄弟
行時遵勗父繼昌生日主以舅姑禮謁之又如神宗

女信國公主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意事姑甚謹克
修婦道茲復於賢穆公主見之夫賢穆本以金枝玉
葉釐降編戶卽驕縱傲慢誰克制焉而願以帝女行
常人禮不引例而安於貴倨宜與荆國信國二主匹
休媿美賢德誠足嘉哉益識曹馮高向之化深也



明和二年十一月

三十



夕之傳

金鄭夫人

金胡沙虎自稱監國都元帥以兵逼金主出宮乘素車至衛邸錮守之尚宮左夫人鄭氏爲內職掌寶璽胡沙虎欲除拜其党遣黃門入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黃門白言天時大變主上犹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之反爲逆豎奪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



金葛王妃

金烏林荅氏葛王烏祿之妻也烏祿時爲濟南尹金主
恚于淫召烏祿妻烏祿妻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
王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爲我禱東嶽
使皇天后土明監我心行至良鄉自殺君子嘉其貞烈
語云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此之謂也



川女傳卷下

三十四



川女傳卷下

陳母馮氏

諫議大夫陳省華娶馮氏生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真宗時皆登進士第皆累遷至顯貴堯咨善射自號小由基爲荆南太守秩滿歸謁其母母曰爾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兒善射莫不歎服母曰忠孝以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務行仁政以善化民願專卒伍一夫之伎豈父之訓哉因擊以杖而堯咨金魚墜于地世稱馮氏善教子有孟母之風焉



劉安世母

宋劉安世母有賢名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于是受命在職正色立朝面折廷諍人目之爲殿上虎

汪 曰劉忠定公嘗就司馬溫公講學溫公教之以不妄語公自茲言行一致表裏相應蓋力行七年

而後成焉其面諍廷論批逆投鯁是勿欺之犯也其抗疏論列不避權貴是公所爲不負母教者也中立不倚死且甘之矧流竄乎乃史惜其忠直有餘疾惡過甚若願其少貶以從時焉者亦大異乎其母之所望於器之者矣



小女傳卷一

三十八



小女傳卷一

李好義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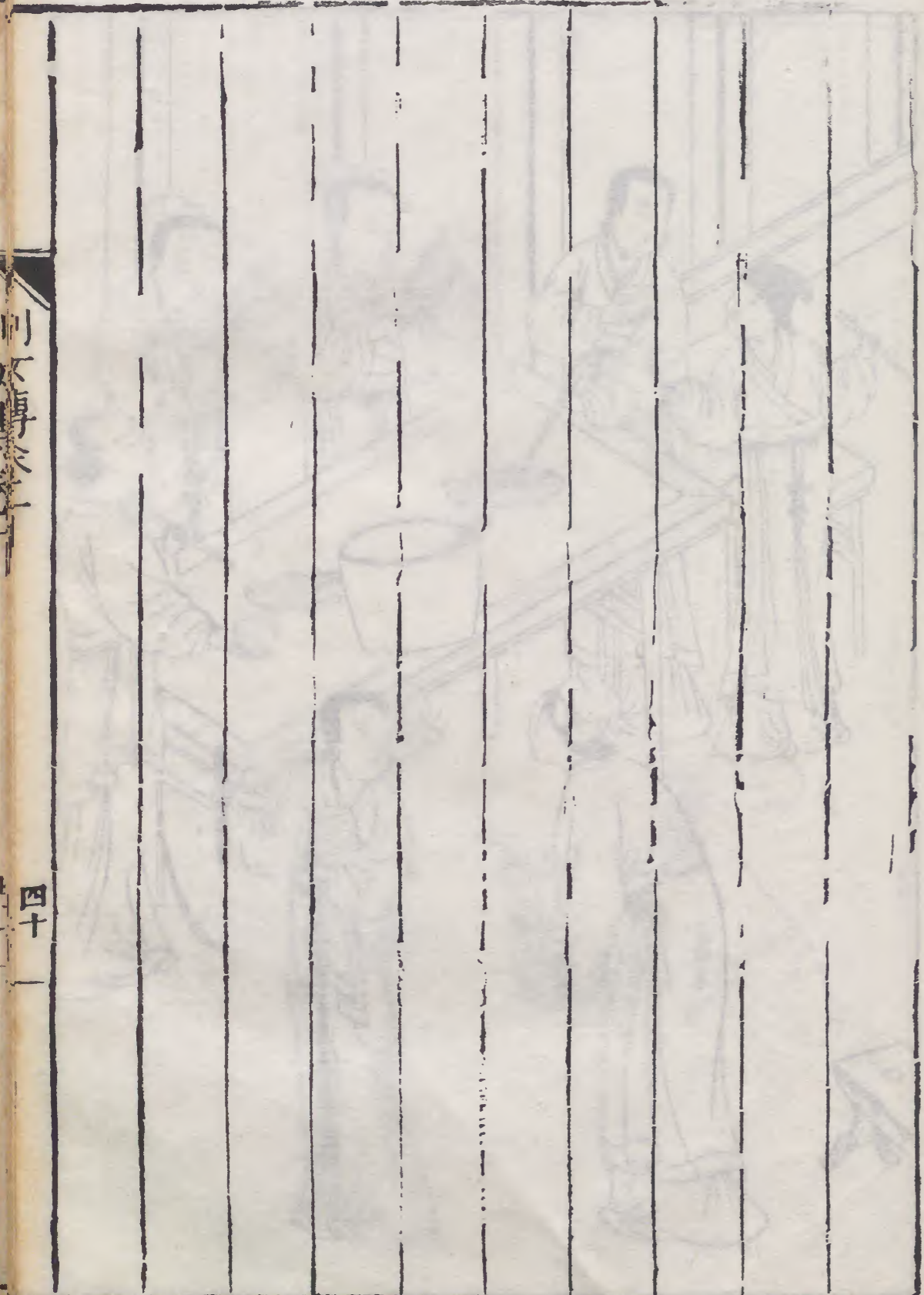
宋李好義妻馬氏開禧間好義爲興州正將蜀吳曦反好義誓死報國麾衆受甲與昆季及子姪拜訣于家廟囑馬氏曰日出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奮聲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決不辱李家門戶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何如衆皆踊躍誅曦而還

汪 曰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舉丘密密陛辭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

軍已而挺卒密以楊輔權安撫使而以李世廣權總其軍乃挺子曦則使之帶御器械又使爲文臣帥又使爲殿前指揮太尉所以抑吳氏之權者得矣韓侂胄陳自強受其賂而許之還蜀復以爲興州都統制而成其異謀曦遂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而得封蜀土決意反叛令吳氏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而盡向微李好義結諸忠義士輔安丙以除亂悉復所獻于金等州則曦首未必遽傳于臨安朝廷且增西顧憂矣好義不聞有所封拜嘉定五年始賜忠壯之謚豈當時誰蔽其功乎馬氏以勤王定亂激勸其夫

竝有令譽非倖也宜也

鄭善長曰不圖世有如此佳婦我亦在彼類然此
婦不令譽何但此婦者亦以善行于國定傳致且也
然則為善之說矣雖謂忠義士惟此而已且其善
士夫在及被令與乃其家入也善行而善德成而
而此其善也則雖在遠澤而終歸於善也夫善也
善也曰善其善也若之善也其以善也其善也其
善也其善也則其善也夫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
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





羅夫人

宋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湏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君子謂羅夫人能推恩論語云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羅夫人可謂能御奴婢矣

汪 曰昔陶靖節令彭澤時遣一力給其子且戒之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夫師不宿飽而責三軍

之用命不可得也况家之奴婢尤宜結以恩義可使枵腹而當事乎羅夫人之待僕從有恩故僕從樂爲之用而事靡弗理得靖節之意焉乃東山之愛其母則無異於公父文伯之見也已



陳寅妻

宋陳寅知西河元人攻城寅竭智固守力不能支謂妻杜氏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耶即飲藥死二子及婦俱死母旁寅斂而焚之乃自伏劍死賓客死者二十八人君子謂陳寅夫婦忠烈之感人也如是孟子云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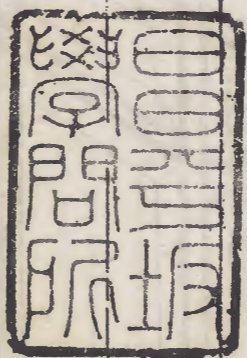
順義夫人

宋趙昴發通判池州柝州事元兵攻城都統張林欲降
昴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
先出走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
爲忠臣婦乎昴發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
先君死昴發笑止之元兵薄城昴發晨起書几上曰國
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盛服同
縊從容堂元將伯顏入城問太守安在左右以死對深
歎息焉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昴發文閣
待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



陳文龍母

宋陳文龍以狀元及第後知興化軍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械送杭州不食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憾哉亦死衆嘆曰有是母宜有是兒爲收葬之君子謂陳母能成其子之節而義不獨生以累其子易云繫用徽纆寘于叢棘此之謂也



文政丙辰

